

方式并未完全消失，仍与理性方式并存。以德意志为例，当时无法像同时代具有强大王权的英国和法国那样采取更为完善和有效的措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此外，普通民众也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应对寒冷的天气。

例如，在建筑中，玻璃窗的普及有助于节约能源；羽毛床和垫子则能让人度过寒夜；木地板的保暖性更好。在服装方面，人们转而使用更为厚重的布料，穿戴呆板的超大黑色帽子、盘子大小的白色皱领、宽大的黑色外衣、厚重的靴子和手套等。

现代：规划措施并行推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迎来高速发展，数以十万计的烟囱、蒸汽机释放出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但繁华之下，空气污染、剥削压迫、贫穷等随之而来。

1930年1月，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20世纪有纪录以来最早的一次大气污染惨案。美国洛杉矶上世纪40年代初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危害延续了数十年。到了现代，自20世纪80年代起，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涵盖全球治理、外交、环保、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综合议题。人类也愈加警醒，意识到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近年来，以全球变暖带来的热浪气候变化，尤为明显。专家们建议将热浪命名或评级，从而达到在大众层面的扩大传播，但显得独木难支。如何减少其对人们生产和生



活的影响、全面提高“热适应力”，成为当下城市公共管理中急需面对的新题、大题。

早在2003年，深受热浪之苦，英国就编制了《英格兰高温规划》，从国家层面开展灾害应急响应工作。到2015年，经过实践与编修，形成了高温应急专项规划与整体城市气候适应性规划兼顾的完整体系。

而不少国家的城市纷纷编制了城市层面的气候适应性行动计划。2008年颁布的《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中，气候适应策略需要解决的四大目标之一就包括极端高温。2013年纽约市颁布的《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中提出，极端高温灾害问题应聚焦保障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

加拿大多伦多也从1999年开展高温健康预警系统工作，2000年设立高温应急委员会，担负每年高温天气响应规划的起草、监管、改善。

除此以外，尽量减少人为热量

上图：2022年8月4日，伊拉克巴格达，当地遭遇高温热浪，气温飙升至50℃以上，民众跳入河中戏水消暑。

排放以及通过材料科技为路面降温等措施，效果同样立竿见影。日本研制出一种可以降低沥青路面温度的新型建筑材料，实验表明，夏季阳光照耀下，一般沥青路面的温度可达60℃，而采用这种特殊铺路材料铺设的路面温度约45℃。

从长远来看，种植更多的树木和建造阴凉的道路走廊，会帮助更多人安全地迈出门。然而，树木的生长需要时间。因此，整座城市的长短期规划中，需为抵挡热浪留出更多考量。在德国，80%的屋顶都有粗放式绿化。为提高居民进行屋顶绿化的积极性，他们每绿化1平方米面积将得到政府10到20欧元的补助。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也逐步应用在极端天气治理上。比方说，巴黎市政府推出移动端应用程序，人们可通过手机查询在巴黎要去哪里避暑，除指明最近避暑中心位置、预测当地气温外，提供警告，